



方谷遺藁

上

~ 16
3270
1



門 八16
號 3270
卷 1

冊 三
號 業文
函 十



方
谷遺稿

巖谷倚題



明治廿三年
十二月刊行

方谷先生乃

五年

懐想のこころ

松豊

方谷貴高
題録

方谷遺稿序
乃其の世と云
あつては

よきものあり

方谷遺稿
序

方谷遺稿序



人阿所好。過稱溢美。不足取信。然貴
可賤目。謂今人不及古人。亦非篤論。
要徵之事。跡。系以學術。然後月且一
定。確不可移。况文章公器。市有定價。
非一人毀譽之所。得而左右焉。昔者
熊澤蕃山。事備前芳烈公。言聽計從。

政績較著。而其道傳自中江藤樹。崇
餘姚王氏平生言論載在集義和書。
大學或問諸書。後二百年。吾方谷山
田先生亦為備中松山侯所用。破例
格以舉人材。設學校以興文教。造礮
艦以整兵備。闢荒蕪以儲倉穀。殖物
產以通有無。若乃王霸興廢四境兵

起。則隨變應卒。動不失機宜。世稱為
小蕃山。抑其稱小者。非器小。所佔國
小。事業亦不得不小。是故子產治鄭。
功不及管晏。平原相趙力難敵魏范。
設令其易地。則彼此優劣。未易遽判
也。先生之歿也。嗣子深卿收拾遺稿。
囑門人三島遠叔編次之。會深卿不

方谷遺稿
幸即世。令孫士表克繼遺志。校讎鏤板。以問序於余。余尤喜此舉之。先獲我心。何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之德厚矣。先生之功多矣。而當時封建。所施有限。其施四海。傳百世者。獨有立言焉。乃深藏秘惜。則孰能知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乎哉。先

生初尚宗學。後從佐藤一齋。講良知說。參以禪旨。豁然有所自得。其為文。亦與古作者神契。默會。出以新意。學者推為能手。及中年。從政。撥繁治劇。夙夜鞅掌。殆廢筆硯。即如斯編。少壯舊製。十居六七。然而氣厚者深。通人情。老世故。與彼誇張。示巧。雕繪弄巧。

者。迥異其撰。蓋慶元以還。歲經三百。其間碩儒。以王學顯者。若尔人。藤樹有道德。無功業。蕃山豐於功。留於文。一齋能文。而德與功不及焉。先生於三子。取長補短。別為一家。豈非曠世之偉器耶。余與先生。同其國。事同其君。素滄變故。同其憂患。而問道質疑。

恩同師弟。今誦其文。追慕其功德。欲不贊歎。得乎。世或有曰。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者。則盍取斯編。與集義和書。火學。或向並讀。庶乎知余言之非阿所好矣。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

甕江川田剗撰

梧樓金井之恭書



方谷遺稿後序
嗚呼方谷先生。豈以詩文傳者歟。然而令
傳之者。蓋不得已也。先生學殖廣淵。抱負
遠大。才長于經綸。而遇封建之世。被為僅
止於一小藩。識者惜焉。然其經畫出迹。猶
有可觀焉。而郡縣制行。藩治蕩然。士之士
者。自守者。皆歸住市鄆。而不復知廉恥也。

編農兵以備非常。奸盜絕跡者。今則強賊
行于街市。而不敢禁也。民戶子弟不知
賭博優戲為何物者。今則游惰淫酒破家
者。比比皆是。衣服飲食之制廢。而奢侈無
度。民俗取坐獄避者。今鼎為奸民所誘。健
訟告業者。歷歷可記。鄉廠儲穀出典廢。而
救恤之術不復行。於是先生遺績無可復

觀者。可勝嘆乎。是以子孫門人相議。欲刻
其詩文。以觀一斑於世。亦出而不得尺也。
先生素不屑詩文。故其家不存稿。先生亡
後。令嗣深卿得諸通家舊故。屏幅篋帖之
餘。而集之。積為若干卷。今就其中拔出不
保無訛誤脫漏。觀者察先生意志所在。而
無彫虫視之。則可也。雖然先生豈乏詩文

之。才。哉。其。文。議。論。公。正。措。辭。精。確。而。有。法。
詩。亦。雅。健。清。遠。在。他。人。皆。足。以。傳。之。亦。在。
先生。則。亦。足。傳。耳。是。為。序。

明治十七年冬十月

門人其進漸謹撰



中根聞書

方谷山田先生墓碣銘

明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方谷山田先生病終于備
中阿賀郡那部之寓、嗣子明遠葬諸其郷西方村先
壙之次、訃至東京、我舊松山藩主松叟板倉公痾傷
不措、手書山田方谷先生墓七大字、賜明遠、俾表其
墓、且命毅曰、先生輔吾釐革藩政、其功勞不忍沒、汝
其作銘、毅泣拜曰、毅幼受學于先生、既長承乏藩吏、
前後奉教者三十年、固將有所紀述以報恩、况今有
公命、豈可以不文辭哉、謹按先生諱球、字琳卿、稱安
五郎、方谷其號、源姓、山田氏、其先駿河守重英、尾張

人元曆中屬源範賴討平氏以功食于備中二十八村因移住西方九世祖諱重記天正文祿間九州及朝鮮之役從毛利氏有戰功迨毛利氏削封歸農曾祖考諱益昌祖考諱正芳考諱重美妣西谷氏先生生而聰明三四歲能作大字解句讀八九歲入松陰九川翁塾受程朱學兼屬詩文老輩莫能及稱為神童有客問曰兒學問為何事先生應聲曰治國平天下客驚歎大屬望成童失怙恃歸治家務暇則誦讀弗懈藩主寬隆公聞之給二口糧充學資尋賜八口糧班准中扈從為藩學會頭時年二十五居二年請

遊京師交寺島鈴木春日諸儒遂至江戶受王學于一齋佐藤翁與佐久間象山鹽谷宕陰等友相共研精凡八年而歸業大進賜祿六十石為學頭先生循循教授闔藩子弟始嚮學而遠近生徒亦麇集家塾恒盈弘化元年松叟公以世子監國使先生侍讀經史聽其論說始知可大用矣先生素好砲術因命受西洋火技于津山天野氏傳之藩內亡幾公襲封首擢先生掌度支革財政當是時承歷世宿弊負債山積入不支出先生乃內省冗費外諭財主延償期至十年或五十年同僚危之曰異日緩急彼不復應需

猶孤城失援、奈之何、先生曰、待援守城、城陷援不必來、苟孤立死守、援亦將至、決行不顧、後江戶地震、邸舍頽壞、財主果出金援之、時紙幣濫出、價格大減、先生火其半、乃復原價、更製新幣、資部民、大殖物產、轉鬻江戶、以充郵費、於是貯金倍歲入、兵械殘缺者、盡備具、士祿節減者、皆復舊、公又使先生兼郡宰、革民政、先生乃絕賄賂、禁奢靡、設鄉校、置貯倉、道路隘者、拓之、川溝塞者、疏之、嚴巡吏、編鄉兵、以戒不虞、行之十年、民富俗變、男皆知字講武、兒女不衣帛簪珠、行旅入境者、不問而知為我民、先是公革藩士弊風、知

耻尚儉、專力文武、及演洋陣、購軍艦、皆先生所贊成、衆論喧騰、風刺萃于一身、先生為不知、而公益任之不疑、衆亦終服、累加祿百石、任參政、安政中公分置藩士貧者于要害之地、墾田鍊兵、先生亦自請就鄉里、官暇輒親董僮奴、闢荒蕪、蓋其事出于先生建議、故率先之也、當時昌平日久、列國趨奢侈、不知文武為何事、是以我藩革政之名、殊藉藉、四方來觀風者、不絕跡、而就先生問理財者最多、文久元年、幕府以公為寺社奉行、先生扈從如江戶、會患略血、歸養、亡何公為老中、召先生、先生力疾東行、備顧問、大將軍

特賜謁公遂以先生准老臣是時外夷覬覦大藩跋扈而幕政憤憤積弊百出先生欲輔公有所大釐革執謁春嶽明山諸公引接橫井桂諸士百方周旋嘗與一幕吏論將軍入朝明君臣大分吏非之先生退而慨歎終夕不寐又勸公斥佞邪援忠良不少然見否運不可復回遂謝病致仕公知其不可留賜刀慰勞而許之猶命參藩政大議既而公從大將軍入朝復召先生有所詢賜將軍所賜馬袴寵之留京五旬而歸公尋罷職元治元年征長之役公爲先鋒率軍赴廣島因起先生留守先生毅然當任內嚴兵備外

結隣藩公既凱旋再任老中從大將軍于京師慶應二年長州逋賊襲倉舖及淺尾將侵我封疆老臣迎先生謀之先生曰速討之乃部署藩兵諸口並進先生亦自當一口賊乃遁走既而先生應公召再至京有所參謀留月餘賜短刀還之四年冬大將軍還政于朝廷公密書問善後之策先生曰恭順莫負還政素心因獻策數事公嘉納而衆議沮之遂致明春伏見之變獲罪朝廷是可憾也居數日王師來討而公不在焉諸士疑其矯詔欲拒戰先生及老臣不可乃使毅等迎謁鎮撫使使徵謝罪書下其草中有大逆

無道四字、先生曰、吾保我公萬無此事、此四字不除、
吾將伏刃、毅等因號泣哀訴、鎮撫使爲動容、乃代以
輕舉暴動四字、旣而公自出謝罪于東京、朝廷使黍
山公承先祀、松叟公自爲老中至此、東西奔命、不聽
藩政者、殆十年、而闔境之民恬然安堵于天下騷擾
之間者、實先生在內參輔之力也、黍山公之在藩也、
亦屢詣先生廬、詢民政、嘗歲饑、公撫恤備至、朝廷賜
書褒之、蓋亦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年老益厭世事、使
明遠守田廬、身寓于刑部山中、而四方來問業者、率
數百人、備前閑谷黌、岡山藩祖芳烈公所創建、廢弛

旣久、藩人迎先生再興之、先生歲時往督焉、閑谷與
蕃山近、山下有熊澤翁宅址、衆築小廬爲先生遊息
之所、先生每到此、景慕忘歸、明治九年冬、先生宿病
再發在蓐、會有朝廷再賜爵松叟公之報、欣然起坐
曰、百藥療疾、不若聞之之爲快也、荏苒至明年夏、終
不愈、將易簀、命家人陳陽明全集、及公所賜短刀、焚
香默謝而逝、蓋先生之學得于陽明氏者多、而戀君
之情抵死不已、宜矣、公之悼惜不措、有碑文之命也、
先生誕于文化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
先配若原氏、生一女、殤、後配吉井氏、無子、因養弟璉

卿子明遠爲嗣先生旣致仕明遠襲祿先生別受養老俸妾某氏舉一女嫁矢吹久滿先亡先生爲人廣穎豐偉英邁有智畧議論多出人意表而恭遜以行之忠誠以貫之故人皆信服少壯嗜酒快飲劇談往往徹曙而止遂以此致疾一意攝養不手杯者二十一年其克性室欲篤於實踐大抵類此先生浹博於書無所不讀讀必精到深詣多獨得之說又邃禪理其平生投機勇進見理決行不執滯于物者蓋有得于此其詩文主達意下筆千言立成隨而散逸不復留稿獨有獻策對問國字稿積將等身秘不示人嘗謂

毅輩曰吾論藩事者多行而至論天下事則一不行他日觀此稿知之嗚呼先生之道行于一藩如彼若行諸天下其效果何如哉銘曰

蕃山突岫昔棲大賢方谷深奧今寔哲人世異今昔人則同倫學宗陸王志存經濟備人何幸共受其惠惜矣蕃山末路蹉跎視諸方谷于德有缺吁戲盛哉終始完全斯勒遺績矜式後昆

受業弟子三島毅撰

毅元欲爲先生作傳附遺稿而官務鞅掌不暇操筆姑錄舊製墓銘以代之

道同窮達、通有無、患難相救、困阨相扶、而惠者不爲德、受者不爲恩也、蓋其爲心至公而無私、則其與受各因天下公義而行焉、非一身之私也、今兄與球雖相交日淺、而亦欲相與以古之道也、與受之際亦宜然、夫士之學道者、豈爲一身之計而已哉、蓋欲繼往聖、開來學、上供國家之用、下任丈夫之職也、其爲業莫大焉、今兄奮然立志、遠蹈高舉、負笈千里、欲從事于此、其爲志可謂篤矣、當是時勇發猛進、能遂其志、成其業、則夫供國家之用、任丈夫之職者、將於是乎在焉、然今苦資用、躊躇乎半途、若其或因是墜其志、

廢其業、則豈唯兄一身之不幸而已哉、抑亦與于國家之闕也、球深有感惜于此、故欲分有餘以給不足、使兄遂其志、成其業也、然則球之分之、非爲一身之私、乃所以爲國家、而天下之公義也、惠而不爲德者是也、兄之受亦非爲一身之私、所以爲國家、而天下之公義也、受而不爲恩者是也、各因天下公義而行焉、行古之道也、若或球而吝分之、兄而耻受之、則皆一身之私而已、安在以古之道相與哉、球伏待裁決、面示、水行夜寒、可畏、重服自愛、是祈、季冬十有八日、球再拜、

答木山三介書

羈旅犴犴、單獨無依、忽辱德音、讀之三覆、至其建終身之大業者、必在此行也、乃蹶然而起、悚然而懼、嗟乎、天下待僕之厚、孰有過老兄者乎、僕比年來見四方人士、不爲不多、其締交請益、亦不爲不勤、乃以一事之美教我者有之、以一行之善責我者有之、若夫以終身之大業教我者、邈乎無有也、豈不知其言之大於一事一行者耶、抑僕之陋劣、竟不足與言此也、而獨老兄不以其陋劣教我、以人之所不教、責我以人之所不責、自非待僕誠厚不暇計其可與言與

否、何以至於此哉、獨悲僕材庸質鄙、而不自揆、望道於千里之遠、講業於三年之久、學愈困、而智愈昏、行愈勉、而德愈下、材竭力窮、尚不知已、擔簦負笈、涉洛踰關、乃入大都、以求明師、窺蒼穹於寸管、希脩途於跬步、孳孳矻矻、越日度月、砥砭千磨、無緣見輝、鉛刀百鍊、何足發芒、今也、承規訓之鞭策、傷疲駑之莫逝、豈止顛越中塗、以負待僕之厚、亦將使老兄不能免失言之累也、若之何、其得不悚然懼哉、雖然、人各有志、其所以爲終身之業者、蓋亦多端矣、老兄之教責我、其何以哉、僕之陋劣亦自立志也久矣、方今天下

人士汲汲乎役其身者、或驚思於功業之赫烈、或溺心於文辭之富麗、衆技百藝、或矧其精、小道曲說、或竭其神、僕之不才、於此數者、未能一、而志之所在、亦不屑爲之矣、何則、天之生我、既與我以終身之業、自授受而謂之命、自固有而謂之性、得之於心、謂之德、行之於身、謂之道、天用之以與我、我奉之以全天、終身之業畢矣、性命也、道德也、無智愚之別、無昏明之殊、欲之則至、求之則得、至易至簡、易知易從、非有夫驚思溺心、矧精竭神之患、是僕之昏愚、所以孳孳矻矻、不能止息、而所謂終身之業、舍此安求、僕之志定

矣、老兄之教責我、其亦有期於此乎、若或以功業文辭、衆技小道也、則雖待僕之厚、其如非僕之所志、何哉、孟春念五、入佐藤翁之門、翁之道先立乎其大者、去華就實、使人優游自得、夫性命道德之源、是以日樂聞其教、庶幾循明師之善誘、賴良友之切憇、加以困勉之力、以得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則區區終身之業、於是乎建矣、老兄待我之厚、亦可以答其萬一也歟、高喻謬稱僕向不遇於京師諸儒、因具論兩都儒風、爲之解說、夫兩都儒士、風尚所自、或有如高喻者、然僕之遇不遇、何與於此、且京師諸儒、未嘗有不

遇於僕者也、即有之、唯是僕資性粗厲不能謙虛下人之所致、是僕之罪也、待僕之厚若老兄者、宜嚴警痛責、而妄譽曲辨移罪於他人、豈所望於老兄哉、伏請省虛謬之贅言、而賜切實之誚訓、以全待僕之厚意、則僕之大幸孰過之、

答友人某書

向承喻、近專從事王氏之學、因据其致良知之說、徧刺議宋諸賢之言、縱橫辯說、無有所遺、且以僕師事佐藤子、欲與聞其緒論以決當否、足下之於學、可謂勉矣、然僕願足下少內省、無然譖譖也、古之賢者內

有實得、而後立一家之言、如周之主靜、程之持敬、陸之尊德性、朱之道問學、以至王氏之致良知、其言各殊、而其有得於道則一矣、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故後之觀其言者、亦內有所得焉、則主靜可也、持敬可也、尊德性可也、道問學可也、致良知固可也、將自無辯說之可容也、若猶未有所得焉、而遽議其失、非獨周程朱陸不免有議、雖則王氏之說、得無疵疢乎、今乃縱橫辯說、若足下之言、為有得焉者乎、為無得焉者乎、故僕願足下少內自省、無然譖譖也、且足下而洵有志於王氏之學乎、盍亦姑舍其言、而學其為人

又曰一大通
病子輩不免
讀此汗下

也、僕之來此、見一二少年籍口於王氏者、高論雄辯、
足以壓人、而細察其為人、剛愎自用、驕傲不遜、無一
合法度者、此徒務辯論、而不學其為人之患也、足下
妙年英發、果於立言、恐有缺內省之功、故及之、雖未
質之於佐藤子、而想其意亦當如此、幸亮焉、

復春日潛庵書

伏讀來喻、娓娓數百言、推明致良知之旨、問僕以合
王氏之意否、若僕之所見、則有不然者、王氏之學以
誠意為主、致良知即誠意中之事耳、然必以格物配
之矣、蓋非致良知、無以觀誠意之本體、非格物、無以

木山楓溪曰、
王學者忽切
實、而務簡高、
所以入於佛

成誠意之功夫、二者並進而后意誠矣、今足下之言
專於致良知、而不及格物、無乃與王氏之學異乎、雖
然其過非獨始於足下也、世之唱王學者、務虛說而
遺實功、其見王氏之言屢於致良知也、哄然雷同、一
曰致良知、二曰致良知、良知之說勝而格物之功廢
矣、夫良知之說也、簡高、格物之功也、切實、簡高者恍
洋茫蕩、易於遁避、切實者、縝密嚴固、難於持守、避難
就易、人之常情、宜其駸駸乎至此也、抑王氏之屢言
致良知、其亦有故矣、王氏之時、天下滔滔趨於支離
泛濫之末、而莫知其要者、故發明本體、而示其要、救

時之言、不得不然也、然其與門人往復書中、各即其性之所偏而格之、一事一行必約之法度中、是其學問實功之所在、何嘗不言格物、而專言致良知哉、足下信王氏之學如此其篤也、讀王氏之書如此其精也、然尚不免沿俗學之過、而失王氏之意者何邪、願再取王氏之書、精而又精之、從事於誠意之學、而試之實功之間、則必有得其意者矣、庶其勉旃、謹復、

答鹽谷毅侯書

屢接言論、又辱手教、懇懇下問、發自中心、僕雖至頑、敢不感動、至其喻以醫師氏之說、稱僕為華佗、僕何

人而當此、雖然夫交友之道、百方講求、無別彼我、則僕之華佗足下、猶足下之華佗僕、故過當之稱、僕雖不敢當、亦不敢辭、今乃就足下之所言、而陳僕之所聞、亦欲足下之由是有以教僕也、今讀所賜書、有言近專玩性理之書、漸除舊學之惑、閑宵清晨、時自環顧、所謂湛然虛明者亦似已有之、而又舉弱昏狹三大患以自悲焉、若以僕之所聞、則是亦惑矣、足下而真有見彼湛然虛明者邪、則三者必非所當患矣、足下而尚有患彼三者邪、則湛然虛明者、亦必非真見之矣、請詳論之、所謂湛然虛明者何也、非天命之性

乎、非固有之德乎、性也、德也、其爲體、本自至剛、何患於弱、本自至明、何患於昏、本自至大、何患於狹、不獨三者無足患、天下之大本悉立於此、而天下之達道悉出於此、爲賢爲聖、盡性至命、悉求於此、而無一毫之不足也、故足下而真有見於此、則極其至剛至明至大之本體、無有不盡、大本於是乎立、達道於是乎出、爲賢爲聖、盡性至命、於是求之、無待於外、專一直遂、至簡至易、亦何患何悲哉、若夫三者之爲患、則氣質之蔽、雖人之所不能無、而本體之明一見、則無不照、無不察、湯中浮雪、風裡輕塵、尚何足爲之患哉、所

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矣、故曰足下而真有見於此、則三者必非所當患矣、然足下而尚有夫三者、則湛然虛明者、其至剛至明至大之本體、已有所虧、尚汲、乎三者之患、求去之、除之、方、多岐之迷、從此生、而支離之見、從此起、彼三者愈去、愈來、愈除、愈多、本體之明、竟不能勝氣質之蔽、而夫湛然虛明者、時如見之、亦唯不過頑空虛寂、爲無用一物而已、安在其爲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伏惟足下高才明識、勇於進取、一旦感奮、解十數年之惑、歸嚮正學、沛然之勢、孰能禦之、然幾微之際、查滓僅存、則毫釐千

里之謬將始乎此是以試陳僕之所聞而備採擇雖然僕欲見所謂湛然虛明者而未得見者也雖則有所聞未能驗之於己未能驗之於己尚欲持之以告人而自非足下之高明既已有見於此者孰共語之哉庶幾足下幸驗之於實踐之際論其當否以明示僕亦由是有得他日進修之方則足下之為華佗孰大焉

答尾臺氏書

尾君足下古今之變名實之違世察之者鮮矣今之儒學教授與古之教官名相似而實大異世人不察

往責以古之道今足下之望僕以教育人材供國家之用乃亦不察之甚矣古之教者王宮國都下至鄉黨州閭莫不有學而天子元子以及庶人子弟莫有不學者假之以歲月優之以餼廩及其成材也上者公卿大夫次者百官有司各從其材而授其職是所謂教育供用者所以易易成功也足下視今之教者有一於此邪今也仕者不必學學者不必仕學之與仕邈乎無關也故教者不過聚二三兒童習之句讀而亦朝來而夕去陽尊陰嗤其何以望其成功如古哉今之教者猶唐州縣文學歟志稱唐州縣文

森田節齋曰
今人動不察
時勢望教官
以教育人材
為任禹步舜
趨自喜僕常
笑其迂及讀
此論不覺拍
案呼快

學掌以五經授諸生、然無職事、衣冠耻之、雖然唐代
取士必由科舉、故習其業者、不得不受教於文學、當
時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則其於世未必為無用、
而今之教授又復出於其下矣、嗚呼、唐文學已為當
世所耻、而僕今得其下者而居之、醜然不辭、若不知
其耻、其亦有故矣、僕性迂而質鈍、不能與物爭、即爭
之必不能勝焉、而今天下競、爭奪為俗、為士爭位、
為農爭畔、為工爭器、為商爭貨、醫卜百家各爭其技、
爭勝者為智、不勝者為愚、智者侵奪無已、愚者不能
自存、則迂鈍不能爭如僕者、將何所容身焉、唯教授

楓溪曰、有此
一段方不為
尸位素餐所
謂其子弟從

一官、閑散無用、無復勢利之可望、人人厭棄、莫有爭
者也、邦藩主仁明、憫僕無容身、又知其讀書識字足
為兒童師、是以不次擢舉、置之無爭之地、使全其性
而終其身、惠澤周渥、欣舞受之、守分養拙、自以為得
其所、而足下以古教官之所為望之、豈非不察之甚
邪、就官以來、世人嘵嘵以足下所言責僕者亦多矣、
皆舍而不對、然通古今明事理、如足下者、亦為此言、
則僕今日之實無復知者、而虧足下之望是懼、故始
為一言之、雖然僕亦非無人心者、略知無功而食之
為耻、故其於教兒童之際、每諄諄於孝弟之義、庶幾

之、孝弟忠信者、

方谷遺稿 卷上

有一二曉之者、免尸素之罪矣、唯足下察焉、

呈丸川先生書

號鹿山即方谷先生師松隱先生子也

球聞交隣之道以信為主、一夫之交、無信不遂、而况於國乎、昨歲先生過敝廬、諭以南北和好之意、及臆月平之進、以事來、謀遂其意、使球通謁於加納氏、球職非行人、而不敢辭其命者、誠以先生信義之固、足恃、而和好之成、為兩邦之福也、詎意今其信不足恃、而其和將敗矣、客冬貴藩關吏抑留正田村租米、使置之坊長新五之家、村正傳五移書於新五、詰問其故、則答書顛倒、及以傳五所問為誣、頃日以其書來

訟、群吏驚怪、論議未定、球聞之、亦不得不怪也、夫平之進訪加納氏、實為臆月十九日、而新五答傳五、係其二十四日之事、中間僅五日、議和好於上、而啓爭隙於下、雲雨翻覆、孰甚焉、若夫二五所爭、未知孰是、然以事情計之、傳五之言、不可以為誣也、設令其言之誣乎、為新五者、猶且遜辭答之、以謀和解、此則先生所喻於球之意、而平之進所議於加納氏之事也、而今翻覆如此、則群吏之驚怪、固宜、而球之言、豈得已哉、雖然、先生信義之厚、球所詳知、則此事決非先生之意、而或出於同僚所謀、或出於下吏所為、則其

翻覆非先生之罪而其責則先生不得辭之也請又詳言之夫謀一國之事必先壹衆心協衆議然後可以冀其成也况隣國交際酬酢百端而衆心未壹衆議未協則修諸左而毀諸右守諸上而背諸下齟齬破綻屢失其信而交於是乎敗矣今先生所謀其意則可矣但其謀於同僚喻於下吏者未盡其道是以破綻齟齬竟至如此者其責所以在先生也抑球介平之進於加納氏已聞此紛紛故欲先解其紛而後從事然平之進固持不可故不得從之而今果如此夫球有姻於平之進人所共知也爲之謀事敗露如

此將爲一國所笑且疑也笑焉者以謂爲其甘言所欺疑焉者以謂導他邦姻族以間國事嗚呼非其職而謀其事爲一國所笑且疑其有何面目復立其朝乎此亦不可不告訴於先生也伏願深察亮恕進任其責以速通抑留之米致罰於關吏以謝我村民以明平素之信義則欲敗之和再成而球亦免妄舉之罪矣不然則告不得已之意於國人而有自處者矣球再拜

復藤井生書

後改姓曰進
稱祥山

正月念二日球謹復春寒掩戶擁爐鼾睡忽獲飛信

承諭都下諸豪英夷互市之議、且所示雄篇朗誦一過、猶大銃一震響徹耳根、平生懶痾頓覺爲之起矣、客秋以來山陽亦聞傳此話、諸人所私議、亦不出於來諭二項、而其所謂規則之說、曲直之論、及啓兵端之憂、皆僕所不能解者、今幸因所諭得悉呈其疑焉、夫規則之說正矣、然不可用之於遠夷互市也、遠夷請互市、唯行商來叩門之類耳、則我之納焉、與不納焉、在於利與不利、而不在于規則也、彼本視利而來、我亦視利而納焉、設使彼一不利、則雖招之必不肯來、我豈有不利而納焉之理哉、彼或奉其酋長之命

而來、我則以行商待之、利則納焉、不利則不納焉、其何規則之有哉、由此論之、今日之請亦利於我、則雖其未嘗來者、悉納焉可也、何獨英夷而已哉、不利於我、則雖其來已久者、不納焉可也、何況英夷乎、今夫徒拘於規則、而不能變、則如清唱蘭者、後或不利於我、亦忍而納焉可乎哉、若曲直之論尤誤矣、今有行商數人、我擇其甲者與之交易、乙者怒謂無交易於彼而不交易於我之理、輒攘臂奮拳、將來搏我、是病狂之徒耳、毆而逐之可矣、縛而遣之可矣、其亦何曲直之有哉、要之互市之議、事體甚輕、非朝鮮修隣好

琉球執臣禮之比、而議者拘拘規則之、曲直之、得非認行商爲大賓、與之講禮儀、論道理之過邪、至於啓兵端之憂、最不足言者矣、使彼苟有人心、必不踰萬里之遠、而作此病狂之態也、或誤而爲之、其兵之來、不能過三十萬、地有主客、人有強弱、我之三萬足以敵彼三十萬而殲之矣、此特瀕海二三牧伯之力耳、未足以動一道之兵、區區末界微事、非我中土之人所當憂也、僕之所計如此而已矣、都下諸豪之議壯則壯矣、然持不關己之議、呶々爭論、皆書生閒習氣、恐非大方家所尚也、閭巷少年聞鄉陬有小鬪、則偏

袒抹頭提棒而起、愚者之所喜、而智者之所笑也、諸豪之議得無類於此乎、若夫假權於杜氏、奮臂扼腕、固酒人常態、不足怪者、然僕則謂與其使氣鼓舌徒噪筵席也、不若一醉陶然高枕而卧、日高眠足、時傳海上殲寇之報、乃起再呼酒、閑聽其鑿戰奏捷之狀、以爲更勸醉之下物之有雅致也、抑至於諭中所謂廟堂大議、則不可知其何如也、然使廟堂果有人、則其所憂亦必不在此、而別有大憂者矣、嗚呼、縱言至此、使都下諸豪聞之、必謂文士浮言不足齒列也、然僕固山谷小民、以僅識文字出仕者、或從事戎馬之

際亦不過載筆之一掌書記也一朝辭歸則知把耒
耜出穀粟以供軍糧而已安得與夫諸豪士並馳而
策戡定之勲哉則其所言皆弄翰餘戲不敢望適今
日之用也唯足下有亮焉

附啓

互市之議紛々其意皆在憂兵禍然僕則謂轉禍
爲福者正在此但憂彼兵不來耳蓋本邦百物起
越萬國而獨舟船之製甚疎是以人民流溺貨物
沈沒歲々所喪不可勝數也今彼兵之來果三十
萬則其巨艦必不下千數乃誘其兵登之於陸一

齊掩殺而後悉奪其艦俘其舟子頒賜瀕海諸州
使之運漕四方則波濤不能覆沒風雨不能阻遏
千艘巨艦環海而走頃刻千里東西如意是則邊
境一日之戰致天下萬世之利也豈非轉禍爲福
之計乎不知都下諸豪之議有及此者否

送森田謙藏還鄉序

辨節齋

名山大川足以壯我氣明師良友足以深我資多見
異聞足以博我學游之益於人如此而非來往閭里
俯仰堂庭者所能得是游之所以不可已也雖然不
可以久也壯我氣者欲壯於道也深我資者欲深於

道也、博我學者、欲博於道也、而道也者、不過於人生
彞倫日用職分所當務耳、今夫違國離家、羈在遠方、
有父兄不能事焉、有君長不能奉焉、爲士不事仕、爲
農不事耕、則其益雖多、而於道將何所用哉、故游者
期於得道耳、道斯得矣、可以速已也、今之好游者則
不然、或淹一部、或滯一邑、好寓於市街里巷間、與俗
子之居、與鄙夫俱游、或挾一二腐爛書冊、以講說於
所在童蒙、甚則放浪於詩酒逸游之地、以誇其豪宅
風流、而流連不反、糜費歲月、其久而漸倦、知悔而歸、
則已頽白矣、人之好游如此、不止無所益而已、即廢

彞倫、曠職分、空半生於道塗、其失不亦大矣乎、大和
森田君謙藏亦好游人也、先是十餘年余游于京、君
先在焉、屢聞其名、未覩其面、而足跡常相交於街上
也、無幾君西游讚豫、余亦去往東都、居三年還鄉、君
尚在西、後經數年而歸、寓吾州南者又幾歲、居甚相
近、而不能相見如初、今茲秋友人林生忽傳君一朝
思歸、既已束裝、因勸余作文送之、夫余之在東、有知
久於游之失、勿々治任而歸、自非公役不肯妄出門
閭、而唯其過於速已、未有一所益、乃日用事務之間、
茫乎無所得其力、是亦足愧矣、如君則已經十數年

之久、其所得之多、不可測量、而尚淹留一方、或疑其過於久也、而今忽聞其轅之東、斯知其游期於得道、而非世之好游者之為也、則歸之日、以其所得焉、施於事務者何如也、余於君雖未有傾蓋之遇、而游蹤之相關如此、故因林生之請、書君之游所以有得而無失者贈之、并告余無得之媿、君才敏氣豪、文章日進、余向因林生寄鄙稿、以乞其是正、是亦其得於游之餘者、非余所及也、

送坂谷素三郎之江戶序

晞明廬

文武並稱自古為然、而文士靡弱、緩急無用、奚足與

武人匹哉、我觀明史所載倭寇者、益知其然矣、夫彼所尚者文、而我所長者武、其寇於彼者、皆瀕海姦民、於我莫知其名者、而彼畏之如虎、且當是時、唐順之歸有光輩、彼一代文雄、而親被寇禍、是以其攻侵之狀、討禦之術、具載之集中、其言憤々、未有得要領以建倜儻之策者、至於順之、則身躡行間、膺督師之任、而再三敗衄、竟無勝算而罷、夫以一代文雄、與無名姦民、極力相搏、乃不能為之敵、其弱不可用如此、斯足以見文武勝劣、而彼尚文之徒、亦可以愧死也、雖然、是異域往事、不必論可也、恃怪此間文士不足希

唐歸二子之萬一、而今之武人皆世胄勳舊、非夫無名姦民比、尚且比肩並立、動輒曰、文武文武、噫何其洪顏之甚也、然則文武竟不可匹邪、曰何爲然、古之文武合而爲一者也、今之文武歧而爲二者也、歧而爲二、文固不勝武、合而爲一、武賴文而成、謂之文勝武可也、然此豈詞章文字、與射騎陣伍之謂哉、余一文士、久有慨於此、可以共語焉者、唯友人坂谷君、自幼學文於江都、頃歲歸省、屢與余交、齡才弱冠、沈靜果毅、其作文章、好論兵勢將略之要、如征韓論諸篇、文壯議精、足以見胷中雄奇矣、夙達如此、進而

止、所謂合而爲一者、可以庶幾也、今茲秋欲再游都下、徧見其豪俊偉人、吾聞幕府新政、文武並舉、尤注意於海防、屢下令以戒不虞、其意亦在警文弱之徒、歟、風化所及、足以興人、則一旦風汛賊艦蔽海而來、安知一掃蕩平之功、不在儒雅操觚之士哉、君如得其人、上下議論、其亦以余言告之、

贈室丈人序

室氏吾高祖之姻也、丈人吾父讀書之師也、而其德有遠及於球身者矣、球幼受句讀於吾父、誦習或怠、則責之曰、汝未聞我受書於室丈人乎、我少也困乏、

以舊姻之故、往依室氏、因欲請教於丈人、而所依之家業賈、日服其勞、至夜不已、人皆就寢、輒造丈人、叩戶請焉、丈人亦必廢眠、諄々教授、今我所教、即丈人所教也、而汝敢如此、何顏復見丈人乎、球時雖稚、駭爲之悚懼、就業者數矣、後稍長、益知嚮學、深宵對卷、神倦睫交、忽憶吾父之言、瞿然起坐、夫球之庸劣、生於草野之間、日與牧豎逐戲、自非吾父之教、豈知讀書學文爲何物、而吾父之教、未嘗不原之於丈人之教、則丈人之德及於球身者、豈不遠且深邪、而不幸吾父早歿、球東西宦學、繼以仕途、不能一拜堂下、以

謝其德者、殆二十年、今茲春展墓於鄉、因得往謁焉、丈人歲已八旬、老健無比、喜球至、命之坐、款話一夕、燭至見跋、且出其所手寫日本史曰、是我近歲、窻課所致、猶保餘生、將有更抄焉、乃披卷讀、且論眼光炯々、聲如金石、球拱手肅聽、不覺泣下也、嗚呼、吾父之歿已逾二紀、聲容髣髴、求之不可得、執友故老凋零、殆盡、而唯丈人巋然獨存、矍鑠不衰、能如此、今也奉其謦咳、仰其儀容、則吾父叩戶請教於深夜者、宛在目前、俯仰今昔、喜悲交至、既而避席請曰、先輩長者、耳目精明、老而愈壯、蓋非偶然、平素所養、必有大過

人者如文人、乃其人矣、抑聞之、文人少時亦荐經艱苦、困學不已、遂大興家、今則齒德並邵、儼為一鄉之望、而好學之心愈篤、手寫數十萬言、而猶未倦、是豈勉強一時之所能哉、則所養之素可知已、如後生球輩、齡漸半於文人、而早已衰退、平生業緒、多委廢絕、今見文人、能無自耻乎、雖然、人有耻斯有興、球往日之學、頗克剌勵者、原之於文人之教、則安知後年之志、不由於文人而興哉、若果然文人之德及於球身者、可謂益速益深矣、因遂書此質於左右、敢請所以養之之方焉、

室氏備中英賀郡中津井村豪族、鳩巢之父玄樸出於此、鳩巢文集序具載其地名及家系、違余鄉一里許、

傳習錄拔萃序
均是傳也、均是習也、世之學朱者、極斥王氏之非何哉、蓋朱之為學、合內外、該博約、是以其傳協於中而習焉者、昏明智愚、各循其序而進矣、王之為學、專於內、而壹於約、是以其傳出於偏、而習焉者、有得有失、何也、昏而愚者由之、則長師心之過、而失稽古之功、悍然恣肆、無忌憚之行、於是乎興焉、是其失也、明而

楓漢曰善學
以下一段顧
應前文關鎖
緊切可誦

智者資之、則見性也速、而斷理也果、措之事業、視其
効者、往々有之、是其得也、善學焉者、舍其失、而取其
得、均是傳也、均是習也、吾未見其非也、癸巳之秋、余
閑居洛西、久不接於物、取王氏傳習錄、時々讀之、熟
于口、而得于心、猶空水明月、相映于無間也、於是乎
益信夫速與果也、乃採擇其近于得者若干條、手寫
置于左右、亦將欲效善學焉者之爲也、或曰、子非學
朱者邪、若夫傳習之方、則朱之書備矣、何必他求之
爲、曰、今之學朱者、爭攻王氏之失、遂并其得而斥之、
棄內遺約、泛濫無要、此豈朱子之意哉、故余之有此

擇也、欲救其弊、以協於中而已、抑亦朱子傳習之本
意也矣、

吉備國歌集序

歌什以國分編、不可無於封建之世焉、十五國風之
見於姬周、陳之以觀其風、歌之以貢其俗、極爲當世
要典矣、秦漢而後、寂然絕響者、由制度變更、郡縣爲
治也、我邦中朝治天下、猶彼郡縣、是以勅撰家集、歷
代極其盛、而獨闕此一篇、萬葉古今有東歌之什、亦
唯王化自西而東、東陞邊夷、未全變其俗、音調鄙俚、
別成一體耳、慶元以還、寰宇一新、封建之治、遠超西

周加之詞道大興、列國不乏其人、吟哦之聲洋洋盈耳、所謂陳而歌之者、雖未可遽行其典、而私輯而傳之、以供觀風貢俗之用、於是乎爲必不可無之舉、而能作之、嚆矢者、唯尚澄、藤井君吉備國歌集爲然、君世爲吉備津祠官、少壯好遊、遍與三備人士交、其歌詠篇章、從獲錄之、積成卷帙、又極力旁搜、上泝慶元、自邦君士大夫、以及田畯紅女、悉收而采之、乃全然三州國風之撰矣、松屋高枝君家傳國學、尤邃於歌、君從之學、因質其所輯、上諸梓、以公於世、而索序於余、余謂世之讀斯編者、知其爲今世不可無之舉、興

而效之、各輯其國所有、則海內六十州、皆可以觀其風、可以貢其俗、可以見今世制度之隆、而補大東風雅之闕者、其或自茲始、君之於茲編、其意唯在於宣著我備詞藻之美、以傳於世、而余之所望、有不止於茲者、故言之、以冠其首、或疑古之國風、多出於里巷歌謠、皆不得已而言者、而今之作歌者、虛構僞飾、非性情之真、何足以爲觀貢之用哉、曰、是誠然、雖然、紀氏不云乎、歌本情性、詞成萬殊、若不然、非歌也、今就斯編而觀之、三州人士之衆、篇章之富、亦各本性情而成萬殊者、豈可悉斥乎、要在讀者精擇之耳、彼三

千詩篇待魯叟之刪擇亦安知不為是哉此亦余之
所以望於後人也因併書之

義喪私議自序

矢石洞胸鋒刃貫頸暴尸於原野以扞君長之難非
人臣至情有不能已者邪而唯我邦義烈之俗為能
然夫路寢屬纊冕服升屋雖則命數之正亦國家之
大變也為之臣子者五內分裂手足將不知措而或
愬然不為意容服如常當夫原野扞難之時吾不知
其所為果何如也西土聖王制喪君之禮與父母同
而其嚴有加焉豈止修禮文飾儀節而已哉誠以盡

宕陰曰哀戚
之題乃以壯
快之語起文
便不腐然在
琳瑯則非故
意為之也

又曰慎終追
遠民德既厚

臣子之情以勵忠貞之心重君長之義以固國家之
衛者蓋在此也今代喪禮固主簡便尊尊之服莫有
定制且妄議國恤世之所諱是以過密之令臨時下
之人不過遵奉法禁至於哀痛之誠服容之節有不
知其為何物者此豈我邦俗之所固然乎哉已酉九
月余丁大喪坐次室把喪禮而讀之有感于此乃抄
錄三禮中事關國喪者略為叙次附以臆見名曰義
喪私議若夫禮文儀節之末古今異宜東西殊俗則
間有涉牽強者出於欲使之行於今日之意也雖然
余之欲使之行於今日者亦豈禮文儀節之末而已

又曰三禮數
萬言大半說
喪禮我則極
簡極約所以
不可無此著

哉
此亦爲天下不可無之書、見示其緒言、爲幸太甚、
辱眷弟鹽谷世弘妄批、

莫過詩屋詩集附錄序

正德享保間、諸大家唱明詩以鼓動一世、至天明寬
政、人稍厭之、寬齋六如諸老乘時崛起、代之以宋調、
海內靡然、李王之風掃地而盡矣、球少年當其際、性
背時好、每讀世人之詩、觀尚學明詩者、則喜誦之、如
逢百歲故老者、爾後三十餘年、風習又大變、或沂擬
晚唐、或降倣滿清、浮躁雜沓、無復一定之見、則當是

時、欲覓尚作宋調者、有難於昔日之覓明詩者、而今
僅得觀之、唯有我藩樂山與田先生而已、先生之詩
主楊誠齋、而間出以放翁之跌宕、東坡之縱橫、要之
全然宋詩之粹者矣、比之於彼零紅碎粉、扮飾時樣
者、猶兒女群戲中見一丈人也、安得不敬而拜之乎、
球樸學魯才、非知詩者、曰明、曰宋、固無所擇焉、唯性
不能追時好、知敬恪守舊風耳、且球之始出仕也、先
生教督學館、既爲一藩老儒、而後館中諸子相繼物
故、先生巍然獨存、致仕就閑、已經十年、優游自養、耳
目強健、日夕吟哦、其詩益鍊實、爲今代難得之遺老、

則球之敬先生、豈獨詩而已哉、先生之詩積為幾千首、名曰莫過詩屋詩集、藏而不出、其附錄二卷鈔寫獻于我公、公為題其首、又使球作之序、於是乎叙其平生所以敬先生者、謹書之、若夫先生為人、則公之言備矣、詩之佳境妙處、茶山山陽二先輩之評盡矣、球復何言、

楠公七生傳序

嗚呼公忠勇之卓、智略之偉、兒童走卒知而稱之、但其護王室、討賊徒、克成其志者、在七生轉身之後、古今人所不言、史傳闕焉、亦無載其事、是則可悲也已、

夫臨死一念牽緣於他生、匹夫匹婦且然、况於至誠貫天地如公者乎、七生殺賊、兄弟為誓、其言果驗於二百餘年間、使姦賊君臣子孫日相誅殺、至於殆絕、其後皇統之尊、與日月並懸、萬世無墜失、志遂業成、神竈歸天、其在公無復毫髮遺憾、而室町鎌倉二氏之亡、其迹出於一途、失政誤國、如有使之者、七生紀年之數、亦無違其期、一言之誓、如合左券、其亦何所容疑、而舉世曹為、至今莫知其由者、獨何也、史傳之作、大率成於儒者、斷見之徒、不過就現世之迹論其成敗、則於公之事業、亦絕初生一節、以惜其志無成、

焉、獨舉二子勤王之久、以爲公之遺烈、夫二子勤王、烈則烈矣、然以宿世之因、結父子之緣、因緣之所感、自不得不相繼焉、要之公餘波之所及耳、餘波猶且然、至於公之所自爲志、固不以此區區者、此亦理之必然者、彼儒者聞有智識、而通幽明之故、亦無討究至此者、抑又何也、夫効迹可見、事理可推、昭著明確、有如此者、而猶且弗悟、其極至於不信輪迴、不恐因果、沮忠義之心、而逞姦賊之志、此余之所以深爲斯世悲也、頃日有人携公畫像來、請余題一言、因述平日之懷、賦兩絕曰、賊運將窮二百春、忠魂正值七生辰、雲飛風起山河裂、若個英雄是後身、人間果締七生緣、牽到遙々永祿年、姦賊子孫誅殺盡、忠魂此日始歸天、題畢、又竊謂公七生之身、當時必有其人、而關於天下治亂者、雖非常人所得而知、而心誠求之、或得其髣髴者、乃極力索考數日、自建武至永祿、竟得七人、而未能自信也、精竭神罷、倚案而睡、公忽然立於前、告余曰、汝所考是也、余大驚、欲更有所請、則遽然而覺、嗚呼、余之賤劣、得見公於夢寐之間、豈非獨悲斯世之久、公在天之靈、憫其苦心、而然邪、於是乎斷然決定、次叙七人事迹、以作之傳、冠以公之初

方谷遺稿 卷之三 二十六

生史傳所載之事，則室町氏之所以滅，王室之所以全，皆係公後身之所為者，瞭然於目下矣。若夫鎌倉之同滅，亦必有使之者，或在弟正季之後身，然史乘踈闕，比室町為更甚，故不敢遽索之，以竢他日。苟斯書之傳於世，豈獨著公志業之成，以補史傳之闕而已，使夫不信輪迴，不恐因果之徒，讀之，或有所覺悟，足以為濟衆度人之一助乎。公之靈又喜之，必有復入夢來拍掌稱善者矣。或問公之事已畢，其去人間久矣，今乃自何處來，曰：自天來耳。余詩已謂歸天，然非儒者所謂天也，謂多聞天也。公本稱多聞化身，不

歸其本而安歸。安政戊午秋八月下浣，有髮道人方谷自序。

英名錄序

余嘗謂今之學劍者，當以劍對銃為念，不當以劍對劍為法。劍之對銃，無他弗懼而已矣。方今我之用武，專於與夷戰，夷之所恃者銃，而我所長在劍，故我之懼銃，猶夷之懼劍也。唯其弗懼，然後夷之銃失其所恃，而我所長之劍可用矣。今夫夷之列陳，銃卒如林，我當之以三尺之劍，百步之外，萬雷齊震，左右僵尸，頃刻成丘，有一人懼焉者，回顧失步，隊伍為之動，寸

鋒未接、我之劍已不可用矣、有一人弗懼者、冒飛丸、衝毒煙、起躍馳突、忽迫於咫尺之間、銃不能復發、而身且兩段矣、夷之所深懼者蓋在此、而戰之勝敗即決於此矣、余持是說久矣、欲得善劍法者而發之、而余之不習武藝、恐人之弗我信也、藩士村上堤好武、善擊劍、今欲游江戶與都人士講其法、持姓名簿來請余題言、近日都下夷警荐至、武力之士皆扼腕思戰、而今堤講夷之所懼者於其際、則我之弗懼者亦不可不併講焉、因遂書其說於簿端、使堤代余質之於簿中諸士、抑又有一疑焉、臨戰弗懼、非膽充者不

能焉、而充膽自精藝入、故戚繼光曰、身無精藝、已膽不充、然又曰、武藝臨時用得五分出、可成功、用得七八分、天下無敵、此豈藝雖已精、膽有未充、臨戰尚懼者非耶、藝之與膽、一乎二乎、合二爲一、抑有其道乎、請更質之、

七旬有苗格論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無書之患不過於古訓之無聞、而盡信書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余也慎奉子輿氏之教、未嘗盡信書、而其以爲尤不可信者、七旬有苗格是也、夫文武相濟、猶兩輪之相須而行也、然威武

之不立、文德不可得而敷、故古之聖王未敢忽於武、但其遠人不服、固將修文德以來之、然至其頑凶怙終不可化者、則赫斯怒、整其旅、揚威鳴罪、侵于之疆、方此時也、順者生、逆者死、彼尚執而不回、恃而不服、則覆厥巢穴、殲厥渠魁、斬根斷株、永絕禍基、一夫之誅、足以懼萬邦、一日之舉、足以保永世、威刑於是乎著、武功於是乎立、所謂帝德廣運、乃武乃文者、由斯道而已、今據書之所載、苗之頑凶爲日已久、乃下徂征之詔、會群后之師、大禹爲帥、伯益爲副、暴兵於千里之外、以正其罪、而三旬對壘、不能下之、始聽惟德

動天之議、竟無一隻之獲而還、誠如是也、威刑何由著、武功何由立、招蠻夷之侮、而長寇賊之心、尚何來格之有、後之稍有智畧者、所不肯爲、而謂古之聖人而爲之乎、由是觀之、其事之不可信、固不待論、而腐儒之徒曲爲之說、乃謂聖人不嗜殺、文德之敷足以服頑凶之心而格之矣、噫、三聖相承、煦涵百有餘年矣、未足以服其心、而七旬干羽之舞足以格之乎、可謂妄也已、傳習之久、人不知其非、腐儒之說、膾炙人口、治國家者、亦徂聞其說、文事之虛飾日勝、而威武之要備漸廢、所謂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者、無

世不然、典午清談、陸沈於胡虜、趙宋理學、屈膝於仇
讐、未始不由此、而至其甚、欲誦孝經而防敵者有矣、
獲賦一詩而退虜之朝者有矣、是皆有苗之格作之
俑、而腐儒之說從而誤之也、然則征苗之役、竟無其
事乎、曰、有之、舜典盡矣、始曰竄三苗、終曰分北有苗、
竄其酋首、而分北其餘黨、豈不簡而明乎、何更於大
禹謨言之、大禹謨一篇所載、格言至論、可信可崇、而
篇末一段事理乖謬、獨若斯者、非史官失其實、則後
之好事者拾掇逸書之文以附之也、書曷可盡信也、
或曰、若子之言乎、孟子不說及此、而獨論武成何也、

曰、戰國之時、天下尚武力、殺伐是務、故特舉流血之
妄、以防其害、今昇平之久、所患者獨非文弱乎、孟子
固謂顏禹易地則皆然、死者而可起、孟子今日之言、
焉知非如余此言乎、

佐藤一齋曰、篇末一議極確、

焚書論上

焚書之禍、釀乎戰國之時、而發于秦焉、其罪專在乎
處士橫議之徒、而始皇李斯抑其次矣、蓋孔子生於
衰周之際、不能行其道、修明詩書六經、以拓萬世教
學之源、豈好立言咻世哉、誠欲明天下道德、正天下

楓溪曰、抑揚
頓挫、波瀾
湧、殆極文章
闡發之妙、議
論亦疏源拔
根矣、

又曰、非聖人
善其後、則暴
戾者擊滅之、
是當時勢之
必然者、至論

風俗、供經世大用也。孔子已歿、世道交喪、百家之言
哄然始興、然要皆沫泗教學之餘波、或假之以飾其
非、或反之以表其異、自楊朱墨翟荀卿之徒、至莊列
尸慎申韓蘇張之流、競出新奇、愈出愈變、道德於是
乎晦、風俗於是乎壞、經世大用、反為惑世誣民之資、
不特為世之無用而已、其害亦劇矣、而後愈久愈甚、
六國之滅、悉為處士游說所惑、其禍至此而極矣、顧
非聖人出善其後、則有暴戾者擊滅之矣、夫秦久尚
法律之政、雄視八州、明察其害、而懲其禍、乃謂天下
之亂、悉本於詩書六經之教、及其并四海、盡除其弊、

又曰、舉種樹
卜筮之小技
較詩書六經
之大用、事理
益明、議論
益流、宥有此
段、文乃活
動變化、歐蘇
好用此法

乃焚書之舉、為其所最先焉、片簡寸策、舉為灰燼、勢
之所至、無足怪者、故曰、其禍釀乎戰國之時、而發乎
秦焉、夫始皇雄主、李斯智者、而舉聖人大道一朝殲
之、亦苟而然也、特出于務有用而惡無用也、種樹卜
筮、彘々小技、尚以有用得不燔焉、使其一知六經之
用、有大於種樹卜筮者、豈敢焚之、不唯不焚之、將崇
奉矜式之不暇也、六經之用、猶衣食宮室、不可一日
無也、向使天下學者一意從其教、不敢放言過論、循
循然出于規矩法度之中、仁義忠信、修身禮樂、刑
政治其民、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之而正、經世大用

恒顯著于世，則雖五尺童子，亦知其教不可一日無也。況於始皇李斯乎，其不知出于此，徒逞無用議論，破壞大道，自爲天下禍害之首，遂致燼滅之慘者，是其人自焚也。故余議其罪以爲專在乎處士橫議之徒也。然則始皇李斯竟得無罪乎？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今醫之治中毒者，必用毒攻毒，而其用之過當，遂至爲之殞其身命，此拙醫之罪也。夫聖人六經之教人之身命也，處士橫議之禍，人之中毒也，而不能之察，忿然暴擊，玉石俱焚，此亦拙醫過用毒之類矣。惡得無罪哉。

焚書論下

論前世得失，決古人功罪者，必先詳核當世事實，推之於其前，驗之於其後，互見參考，事合理順，而後其所論決庶乎不差矣。若不然，則據於一時形迹，任於一己臆度，作意過論以誣古人，使古人有知，則不怒其誣者幾希矣。世儒論先秦焚書是已，世之論秦者，數其所以失天下之罪，必先曰焚書坑儒。夫秦之失天下，其罪固居多，而若焚書之役，則不與焉。吾嘗推之於前，觀戰國處士之禍，而知其罪所在焉。今又驗之於後，觀漢治天下之政，而知世儒之論非也。漢高

生於草野之中，熟知秦政之失，故其一起代之，速改其失，以收民心。夫秦政之失，莫過於嚴刑深罰焉。故三章之令，施之於入關之日，而天下已歸心焉。誠如世儒所論乎？其購求遺書，招致儒生，大興學校之政者，宜在乎三章之先，而不可待武帝之後也。而不唯不為之，挾書之律，斷々乎用其遺法，延至于文帝之時，四方翕然安于其政，未有以是尤漢高者。無他，戰國處士之禍，懲創人心，不啻秦惡之。天下之人舉惡之，是以焚書之役，心誠服之，有不可易者也。噫！人心所服，而孰有失天下者哉？漢高明達，洞視時情，慢罵

儒者，不喜詩書，特率秦法之舊，與民休息者，亦明矣。是其事理最明證者，而世儒不能推驗於此，作意過論，焚書坑儒，遂為始皇罪條第一矣。吾知始皇李斯怒誣於地下也。故今特推論其事，以為後人論古人之法。

蕭何論

漢高祖封功臣，蕭何食邑最多，群臣皆疑何未曾有汗馬之勞，而顧居已上。高祖曰：「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之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群臣莫敢言者，余更疑發蹤指示者，主君與大將而已。

即高祖與韓信之任也、何未嘗出一兵略、施一軍令、其所司唯常守關中、轉漕給食、及興卒補缺耳、譬諸人猶牧狗之徒也、安在其發蹤指示也、反覆讀其傳、而後知高祖之賞何、以其夙知己與韓信、而所謂發蹤指示之功、悉歸於何也、高祖之爲布衣、何數以吏事護之、夫濶達大度之人、放縱必多、而以秦法之嚴治之、微何之救護、焉得免其厄而爲君乎、信之亡、漢高不以爲意、何告追之、亦罵而不信、微何之薦舉、焉得擢其賤而爲將乎、夫秦失其鹿、天下逐之、逐而獲之、由高祖與信之疾足、能知其疾足、爲之免嶮阻、扶

顛躓、與之以弓矢車馬、使馳驅中原者、何之力也、則發蹤指示之功、安得不歸於何哉、及定何之位次、鄂千秋進何爲第一、高祖乃謂進賢者受上賞、因封千秋爲侯、則知其賞何使居諸臣之上、亦此意也、抑余嘗怪自成其功難、而其人極多、使人成功易、而其人絕少、蛟龍失水、將爛死於沙泥、有人能忘一舉手之勞、轉之於水、則興雲雨、澤寰宇、其功顧有大於蛟龍者、而世無肯爲者、獨何也、韓信嘗稱高祖能將、而何能知信、又能知高祖、使各底成其功、則謂能併將將之人、而將之可也、與夫被堅執銳之徒、試較大小、

